

Society, Desire, Cognition, Character--The Multiple Divisions in *The Great Gatsby*

Liu Jiana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Xinhua Colleg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hopeful0606@163.com

ABSTRACT

In F.S. Fitzgerald's acknowledged masterpiece *The Great Gatsby*, he shows the problems hidden behind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20s, such as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pursuit of material, the loss of faith and so on. These questions create divisions in the novel: The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East Egg and the Valley of Ashes reveals the social division caused by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West Egg and New York caused the division in desire and cognition; Fitzgerald projects the contradictions in his life into the characters, resulting in the division in the characters. Through the multiple division, nature of the pat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people's confusion and struggle in Jazz Age are shown.

Keywords: *The Great Gatsby*, F.S. Fitzgerald, Multiple Divisions

社会、欲求、认知、性格——《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多重分裂

刘家娟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州, 广东省, 中国
hopeful0606@163.com

摘要: 菲茨杰拉德在其公认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展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的问题, 如贫富差距加大、对物质的追求、信仰的丢失等。以上问题在小说中制造出一种贯穿全篇的分裂感: 东卵和灰烬谷的强烈对比揭示了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分裂; 西卵和纽约两个特殊空间造成了欲求分裂和认知分裂; 作者菲茨杰拉德将自己人生中的矛盾投射在人物性格中, 造成了人物性格的分裂。通过小说中社会、欲求、认知、性格的多重分裂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到在“爵士时代”的光鲜背后社会的病态发展和人们的迷茫与挣扎, 以及作者意图表现出来的关于美国社会的深刻本质。

关键词: 《了不起的盖茨比》, 菲茨杰拉德, 多重分裂

1. 引言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是公认的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代言人和发声者, 他的作品被视为“自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小说艺术发展的第一步”^[1]。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如实地展现了被称为“喧嚣年代”、“爵士时代”的这个短暂而特殊的时期的风貌, 被称为“最动人心弦的美国悲剧”^[2]。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讲, “爵士”这个词意味着“首先是性, 然后是舞蹈, 再然后是音乐”^[3], 但是他的作品却

不局限于展现性、舞蹈和音乐, 而更多地展现了在浮华年代的纸醉金迷背后所隐藏着的深刻的社会问题, 因此他的作品引起了各界学者的广泛讨论和研究。1920年代的繁荣没有发生在一夜之间,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一时期的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纪元。^[4]《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的主线故事是从1922年开始, 小说中虽然借由盖茨比等人的回忆间接地、简短地讲述了1922年之前的事情, 但是却将惨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美国为了“世界的民主和小国家的自主权”^[5]而参加并且获得胜利, 最终却让美国人民面临着信仰的危机的战争刻意地进行了模糊, 隐藏在了叙事边缘。战后的美国进入了“柯立芝繁荣”的最鼎盛时期, 但是物质的飞速发展却带来

了精神上的迷茫，人们的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发生了分裂，甚至有学者认为伴随着美国物质文明的最大成就的那些旅店、宾馆、百货公司以及伍尔沃思塔是它的精神空虚的象征。^[6]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在一战之后迎来了发展经济的宝贵时期，但是由于经济发展过快、投机行为严重、错误的货币政策、过度超前消费、走私猖獗等问题，使得表面上的繁荣假象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坍塌殆尽，伴随着1929年的股市崩盘，美国进入黑暗、绝望的大萧条时期。《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美国社会正是在处在一战之后、大萧条之前这段物质充裕但精神荒芜的虚假繁荣阶段，在股市即将倒塌的层层经济泡沫上建立起了摇摇欲坠的奢华大厦。

对《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展开的研究范围较广、角度较多，国内外的学者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并不限于）如下：伦理研究、消费主义、女性主义、叙事技巧、文化研究等角度。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甚至还出现了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用以表明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性这一社会经济现象，由此可见这部作品的影响力。本文旨在探索贯穿小说中的多种分裂：东卵和灰烬谷的强烈对比揭示了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分裂；西卵和纽约两个特殊空间造成了欲求分裂和认知分裂；作者菲茨杰拉德将自己人生中的矛盾投射在人物性格中，造成了人物性格的分裂。通过社会、欲求、认知、性格的多重分裂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到在“爵士时代”的光鲜背后社会的病态发展和人们的迷茫与挣扎。

2. 贫富差距引起的社会分裂

资本赋予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东卵和灰烬谷两个地域空间特殊的意义，而它们背后隐藏的经济问题又导致它们扭曲、分裂。东卵是汤姆·布坎农（Tom Buchanan）和黛西·布坎农（Daisy Buchanan）夫妻所在地，是一片洁白的如同宫殿一般的豪华的住宅区，即使家道殷实的尼克·卡罗威（Nick Carraway）也惊讶于房子的豪华程度：

他们的房子比我料想的还要豪华，一座鲜明悦目，红白二色的乔治王殖民时代式的大厦，面临着海湾。草坪从海滩起步，直奔大门，足足有四分之一英里，一路跨过日晷、砖径和红火的花园——最后跑到房子跟前，仿佛借助于奔跑的势头，爽性变成绿油油的常春藤，沿着墙往上爬。房子正面有一溜法国式的落地长窗，此刻在夕阳中金光闪闪，迎着午后的暖风敞开着。^[7]

东卵这一财富的标志为汤姆和黛西划定了阶级地位，因为有着较高的经济条件所以他们处于社会的顶端。得益于布坎农祖辈丰厚家产，东卵的豪宅成了汤姆引以为傲的财力的象征之一，以至于他见到久未谋面的尼克的第一句话便是：“我这地方很不错”。布坎农的豪宅矗立在尼克面前，读者跟着叙事者尼克一同见识到了“爵士时代”表面的繁华景象，但是在这座宅院之下却掩埋着扭曲变形的社会资本分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真正造福的并不是全部的人，大部分

的国民收入仍旧被掌握在像布坎农夫妻这样的小部分人的手中。底层人民和工人阶级确实可以比以以往的时代拿到更多的钱，但是按照整体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贫富差距却比以往更大。数据显示，1929年，美国有近2750万个家庭，几乎有600万个家庭年收入在1000美元以下，占美国家庭总数之21%；收入1500美元以下的家庭有近1200万，占42%；收入在2500美元以下的近2000万家，大体占71%。据估计，当时维持像样的生活标准起码得2500美元^[8]。相对于上流社会的布坎农夫妇，小说中的威尔逊夫妇正是难以维持体面生活的社会底层人民。

和东卵的奢华景象产生极大分裂的是位于西卵和纽约之间一片荒凉的地带——“一个灰烬的山谷，一个离奇古怪的农场，在这里灰烬像麦子一样生长，长成小山小丘和奇怪形状的园子”。这个地带仿佛是一块被困在西卵和纽约这两个庞然大物之间的被人遗忘的地带，整天没精打采的威尔逊先生（Mr. Wilson）和汤姆的情妇威尔逊太太（茉特尔·威尔逊）（Myrtle Wilson）就住在这个地区的一家破旧的小车行里。糟糕的环境和经济条件给两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也预示了二人的悲剧结尾，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存和经济成功的迫切需要，迫使个人作出破坏其类存在内容以及最终损害其自身个体性和自由的决定。”^[9]处于低微经济地位的夫妻两人或是依赖或是崇拜着作为社会上层阶级汤姆的财力，威尔逊先生在汤姆面前做小伏低只为了得到他的一台旧车，让自己从中赚点小钱，而威尔逊太太则干脆做了汤姆的地下情人。最终，威尔逊先生发现茉特尔出轨，茉特尔冲出门去被车撞死，威尔逊先生在汤姆的误导下枪杀了盖茨比之后自杀。底层阶级在与上层阶级的游戏和对抗中不仅一无所获还以悲惨的牺牲为代价，这说明处在不平等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分裂和难以共存。

资本赋予了东卵处于社会上层的阶级地位，决定了灰烬谷处于社会底层的地位，两者代表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社会上因为贫富差距而产生分裂的两个社会。以汤姆为代表的社会上层阶级不需要通过劳动就能获得收益和豪宅，而以威尔逊为代表的底层人民通过劳动仍然无法得到体面的生活，这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事实：即使在经济飞发展的繁荣时代，真正的受益人终归不是劳苦大众。大繁荣时代将一部分不那么幸运的人从热闹中分裂出去，掩盖了他们哭声和哀叹，只留下胜利者坐在繁荣的花车上，“比起路边那些晦气十足的倒霉蛋们，他们的运气要好得多，叫唤得也更欢”^[10]。

3. 特殊地域空间中的欲求分裂和认知分裂

不同于代表着上层阶级的东卵与代表着底层阶级的灰烬谷这两个贫富差距极大的空间，小说中的西卵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域。东卵和灰烬谷代表着美国因为贫富差距而分裂的两个社会，而西卵则是一个暂时消弥了身份与地位的特殊空间。作为“新富”的盖茨比在正对

着东卵的西卵买下了一座“像是诺曼底某市政厅”一般的巨大的宅邸，虽然有着“四十多亩的草坪和花园”，有着“大理石游泳池”，他的邻居却是每个月只花八十美元租房的尼克。尼克的小居所被夹在大别墅中间，却可以和他们共享着美丽的海景和草坪；盖茨比的客人中有达官显贵也有保险推销员，却对他们一视同仁；黛西十分厌恶西卵，似乎从这个没有先例的“胜地”中“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人们不论身份地位都肆意地谈论着神秘的盖茨比先生，包括底层阶级的凯瑟琳和上层阶级的乔丹·贝克……以上种种都传递出了一个信息——盖茨比的居所是一个消除了身份地位、贫富差距的“第三空间”。后现代地理学家苏贾（Edward Soja）认为在物质的第一空间和想象的第二空间之外还有一个“同时时真实的又是想象的”第三空间[11]。在这个“第三空间”中，盖茨比就像特里马尔乔一样无差别的大宴宾客、夜夜狂欢，类似于巴赫金的“狂欢化场域”的概念，西卵的聚会“让每一个来访者进入一个无所约束的世界，通过自我展示确立临时身份，社会等级关系被打破，身份具有了民主性和表演性的维度”[12]。在盖茨比建立于西卵的狂欢化场域中，各界的人物参与进来，消解了人们的贫富差距，也消解了盖茨比不想被人发现的真实身份。

在西卵，等级关系被暂时打破，但是人们对等级关系的欲求发生了分裂：作为依靠着见不得光的走私发家的穷小子，盖茨比为自己制造了“中西部有钱人家的儿子”的假身份，靠着宾客的口中越传越夸张的关于他身份你的流言，比如“德国间谍”、“德国威廉皇帝的侄儿”来抵消自己真实身份带来的伤害；作为上层阶级的黛西却厌恶西卵的“粗犷活力”，在西卵这样新生的、单纯的、充满力量的环境之中，她“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和她类似，聚会上的汤姆也从西卵感觉到了令他们不安的东西，他甚至说“我倒宁愿以……以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的身份看看这么多有名的人”，表面上的不在乎恰好暴露了他的恐惧，即与众不同的身份和社会等级被消除的恐惧。最终，在西卵分裂的欲求中黛西的欲求占了上风，因为她的不赞成，盖茨比停止了这个“狂欢化场域”，让西卵归于平静。巧合的是，在盖茨比关掉了这座消除贫富差距的“第三空间”之后不久便被汤姆揭露了身份，失去了自己珍藏和憧憬的一切。

西卵作为拥有“狂欢化场域”性质的“第三空间”意在抹去人们阶级地位的差别，而纽约则是一个表面包容的巨型都市，它似乎可以容纳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和各式各样的欲望，却又将不符合“标准”的人剔除出去。它巨大、复杂、神秘、闪耀着金钱的光泽，吸引着汤姆一般的富人，也吸引着威尔逊夫人一般的穷人，正如尼克所认为的，在纽约这个地方什么都可能发生：“……河对岸城里的大楼高耸在眼前，像一堆一堆白糖快一样，尽是出于好心花了没有铜臭的钱盖起来的。从皇后区大桥看去，这座城市永远好像是初次看见一样，那样引人入胜，充满了世界上所有的神秘和瑰丽。”在纽约这个空间中，阶级地位的差别依然真实存在，但是正如纽约的大厦都是用了“没有铜臭的钱”盖起来的错觉一样，它会用包容的外壳去蒙骗人们，在表面上形成一个

混乱的“阶级场”，让人产生暂时的身份错乱和迷醉感：汤姆的情妇会在这里摇身一变成为富太太；在债券公司上班的小职员尼克有机会认识大亨沃尔夫山姆；盖茨比会自信满满地让黛西抛弃汤姆选择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看，纽约可以算得上是东卵、西卵和灰烬谷的人们共同创造的“异托邦”——“它本身也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场所，而又外在于其他社会常规场所是因为他们反映、连接、呈现甚至抗议了其他社会常规场所的运作逻辑”[13]。作为“异托邦”的纽约并不稳定，它诚然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场所，但是它的对其他社会场所的运作逻辑的“抗议”却流于表面，它用包容的假象短暂地麻痹了人们的神经，让人们阶级地位和身份认知之间产生分裂。然而，纽约的假象最终会分崩离析，随着汤姆一巴掌打破了威尔逊太太的鼻子，沃尔夫山姆在盖茨比的提醒下发现自己认错了人，黛西舍下盖茨比慌慌张张地跑出门去，所有人的身份和认知终将回归，根植在纽约这个城市最深处的仍然是虚伪的、冷漠的、由资本运作的一套逻辑，正如盖茨比和黛西的关系破裂的那天，尼克等人在嘈杂的人声和高架铁路轰隆声中离开纽约的时候所感受到的“人类的同情心是有限度的”，他们乐于让那些争论和不愉快“和身后的城市灯火一道逐渐消失”。

作为小说中的两个特殊地域空间，西卵和纽约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有着暂时消除身份差异的作用，盖茨比通过大宴宾客的形式在西卵形成一个消弥贫富差距的特殊空间，在其中人们的欲求却发生了分裂——消弥身份与保留身份；表面上包容一切的纽约作为不稳定的“异托邦”，让人们暂时地迷醉在大都市里，进而在阶级地位和身份认知方面产生分裂。通过西卵和纽约这两个特殊地域空间，菲茨杰拉德揭示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这个物质与精神发展极不平衡的时期，人们对发现和重塑自我认知、自我身份的努力和徒劳无功之后的迷茫和困惑。

4. 作者的矛盾与人物的分裂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分裂并不仅仅表现在社会方面、欲求方面和身份认知方面，更体现在人物的性格中。这种分裂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分裂，即“思维、情绪、行为错乱”的疾病——包括思维无逻辑，直觉和注意错误，表达情绪存在困难或者不恰当，行动和行为错乱等”[14]，但是却和精神分裂有着相似之处，即人物性格中充满了将这个人割裂开来的、难以调和的矛盾感。菲茨杰拉德本身就是生活在矛盾中的人，关于菲茨杰拉德的生平和艺术是否应当在一起讨论，文学界始终有些争议，比如布莱恩·韦等学者反对将艺术和作者的生平混在一起进行讨论，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菲茨杰拉德的写作是带有自传倾向的自我体验式写作，正如阿瑟米兹勒在《天堂的另一边》（The Far Side of Paradise）中对菲茨杰拉德时评价的“他总是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事物，因此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不可分离”[15]，菲茨杰拉德本人也曾表示：“我不知道我和泽尔

这是真实的还是小说中的人物”[16]。菲茨杰拉德在写作的过程中将自己人生中的割裂和矛盾投射在了小说的人物中，有意或者无意地将分裂感融入到了人物的塑造当中，使盖茨比、汤姆、黛西、茉特尔等人物都产生了分裂。

菲茨杰拉德人生中最大矛盾发生在他对梦想的追求和对物质的妥协之间。一方面，他认为小说的力量在于用一种能被人们接受的方式去传教，而不是去娱乐人们[17]，另一方面他又需要大量的金钱维持他和他妻子的奢侈的生活，在金钱的驱使下写了很多连他自己都深恶痛绝的媚俗的作品。菲茨杰拉德在艺术与金钱之间踟蹰，也在良知和欲望之间拉扯，他厌恶自己为杂志和好莱坞写的作品，与此同时又享受成为一个有名作家的经济福利——“我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有名的作家没钱的时候就签支票就好了”[18]。菲茨杰拉德的另一种分裂在于他内心的自卑和对财富的挥霍。他对金钱的超乎寻常的需求不仅是源于他身为富家小姐的老婆，也是源自于他内心的自卑感。大学期间的他就读于普林斯顿，在一众富家子弟之中，他是那个一贫如洗的穷小子，在被心仪的富家女的父亲拒绝之后，他深刻地意识到了“穷小子不应该想着娶富家小姐”，因此更加渴望财富。后来菲茨杰拉德依靠着写作有了可观的收入，娶了家境良好的泽尔达，为了满足自己和妻子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他几乎是毫无选择地开始与杂志合作，即使他内心明白这种恶性循环会毁掉他——“如果你想毁掉一个作家，那就给他一个大杂志的合约，给他每年一万美金就行了”[19]。在矛盾之间挣扎着的菲茨杰拉德将对梦想的追求与对物质的妥协，内心的自卑与对财富的挥霍等分裂投射在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物中，造成人物的性格的分裂。

汤姆和盖茨比的“杂糅体”是菲茨杰拉德大学时期的梦想——“成为足球明星、成为战争英雄、获得财富成功、娶到上流社会的女人”。菲茨杰拉德在给编辑的信中曾表示《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本“男人的书”[20]，他将自己的欲望投射在汤姆和盖茨比这两个重要的男性角色身上，同时也将自己的矛盾融合在两个人物的塑造之中。汤姆的分裂在于他的性格中既有着极端的张力和霸道，也存在着迷茫和不安。在与尼克久别重逢之后，他分别用强硬的肢体语言“两腿叉开”站在前门阳台上、“抓住我的一只胳膊使我转过身来”、“把我推转过身来”、“把我从屋子里推出去”等动作表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和支配欲望，而后在聊天的时候又刻意地谈及文明、科学、种族等话题，强调自己看的书是“有科学根据的”，就像“不知什么东西在使他从陈腐的学说里摄取精神食粮”。作为“在二十一岁就在有限范围内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的人，在瞬息万变的二十年代，在诞生了无数个“盖茨比”们的年代，汤姆却在走“下坡路”，面对多年不见的尼克，他刻意地彰显力量和知识则侧面反映出了他内心的不自信。与汤姆不安的内心类似的是，盖茨比的人物性格中也有焦虑感，于是他用金钱来重塑自己的新身份，用以掩盖内心对自己原始身份的不自信。从盖茨比的房间是极尽奢华的大厦中最简单朴素的一间能够看出他挥霍金钱却不依赖金钱，但是他需要

金钱去吸引包括黛西在内的其他人，去创造一种新的身份，于是他通过欺瞒、走私等不法手段获取金钱。作为矛盾体的盖茨比毁灭在和黛西“重温旧梦”的愿望上，冷静的旁观者尼克看出了盖茨比是想通过这个愿望“重新获得一点什么东西”，是关于“他自己的某种理念”。与黛西的“重温旧梦”对于盖茨比来说是对自己原始身份的一种彻底的消除，是他抛弃“杰姆斯·盖茨”这个束缚他的原始身份，真正拥抱“杰伊·盖茨比”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即使盖茨比察觉到了“黛西远不如他的梦想”，他仍执着于黛西所代表的幻梦——“博大、庸俗、华而不实的美”。在这个过分追求物质而思想幻灭的时代，在“人们还在寻觅新的价值观”的迷惘的时代，汤姆和盖茨比都算得上是时代的受害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丧失了道德，因此能够在这个同样疯狂的时代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而后者因为保有着难得的良知而终将走向毁灭。

这本“男人的书”中的女性人物的分裂更值得深思，她们不仅在重要性上被作者排除在外，同时也被操控在男性的视角之下。女主人公黛西是一个被物化了的人物，盖茨比将她当做自己的“幻梦”，说她的声音里“充满了金钱”，认为她像“白银一样皎皎发光”。“黄金女郎”黛西的分裂在于被物化了的她缺乏作为真实的人的感知与勇气，正如她早就知道丈夫汤姆的频繁出轨，但又为了两人共同的利益选择对此视而不见；她渴望改变生活的现状，但又缺乏勇气而无力改变，这造成了她人物性格的分裂，继而表现在她分裂的话语和行为中。在尼克和她的第一次见面中，她的语言中和行为中出现了四次分裂。第一次是当尼克跟黛西说家乡人都思念她时，她叫道：“太美了！汤姆，咱们回去吧。明天！”随即她又毫不相干地说：“你应当去看看宝宝。”第二次是她问尼克道：“人们究竟计划些什么？”在尼克回答之前，她又带着畏惧的表情盯着她的小手指抱怨道自己把小手指碰伤了。第三次是当众人在餐桌旁坐下，她激动地赞叹尼克是一朵“地地道道的玫瑰花”，而后她突然把餐巾往桌上一扔，说了一句对不起就离开了。第四次是晚饭过后，黛西和尼克独处的时候，她似乎和尼克掏心掏肺地说自己女儿出生的时候汤姆出轨的事情，说她感觉一切都糟糕透了，说自己已经饱经世故，而后又突然对尼克露出假笑，“仿佛她已经表明她是她和汤姆所属的一个上流社会的秘密团体中的一分子”。尼克认为“黛西应该做的事是抱着孩子跑出这座房子”，而黛西并没有打算和与汤姆共同所属的社会一刀两断，这也为她最终抛弃盖茨比，甚至让盖茨比替自己顶罪做了铺垫。黛西“出生在这样一个社会，她已经被腐化了”[21]。和汤姆、盖茨比一样，黛西也是受害者，是“需求和欲望交织的复杂网络中的受害者”[22]，连同着因为威尔逊先生没有钱而否定自己曾爱过他的茉特尔，以及“不诚实到了不可救药”的乔丹·贝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社会的受害者。

菲茨杰拉德是个矛盾的作家，作为爵士时代的代言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中，而与此同时又将自己完全与现实隔离开，冷静地分析隐藏在表面背后不为人知的事务[23]，在“一个纵情享乐的人”和“一个态度严肃

的小说家”之间，菲茨杰拉德将自己所经历的分裂和矛盾投射在了小说的人物的塑造中，使得人物性格发生分裂，又通过人物的迷茫和挣扎反映了当时疯狂的美国社会对生存在其中的每一个人的“迫害”。

5. 结语

爵士时代的纸醉金迷向人们展示了“美国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不在于政治，而在于商业。” [24]然而，在层层交织的物质和欲望的背后却是精神的荒原和信仰的迷失，当“这世间的物资财货，如今已史无前例地赢得了君临人类之巨大且终究无以从中逃脱的力量”的时候，“禁欲的精神已溜出了这牢笼——是否永远，只有天晓得？” [25]对此，哲学家们哀叹道：“技术进步的信仰同对有保证的自由、至善至美的文明的满怀信心的期待统一起来，但是这个时代已经终结。” [26]作为爵士时代的代言人，菲茨杰拉德对它爱恨交加，认为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 [27]，在这个令人迷惑的时代中，“所有的上帝都死了，所有的战争都打完了，所有对人类的信心都动摇了……” [28]。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表示自己对斯宾格勒文化观念很感兴趣，他认为现代人正处在未知命运的最后阶段，等待他们的是无情的宿命 [29]，而在和编辑的书信中他也谈到在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时候他正在写《了不起的盖茨比》，并且他认为自己无法摆脱斯宾格勒的思想 [30]。于是，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通过作品中的社会、欲求、认知、性格的多重分裂，菲茨杰拉德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自己对于美国社会和现代美国人的命运的思考：以东卵和灰烬谷为例，物质丰富而精神荒芜的美国分裂成了贫富差距极大的病态社会；在西卵和纽约这样特殊的地域空间中，人们试图消弥、重塑自我身份，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欲求和认知发生了分裂，最终只剩徒劳无功后的茫然和无力；菲茨杰拉德将自身的矛盾投射在小说的人物性格中，使得他们的性格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裂，用以表明社会对人们精神的迫害。正如他所相信的那样，许多经历或故事不能只是简单地报告出来，“作家需要表现出所发生事情的深刻本质” [31]，通过《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多重分裂，菲茨杰拉德展示了在物欲横流、精神荒芜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所发生事情的深刻本质”。

REFERENCES

- [1] Ousby, I. (1981) 50 American Novels.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London. p.218.
- [2] Kazin, Alfred. (1995) On Native Grounds: An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American Prose Literature.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Boston. p.246.
- [3] Fitzgerald, F. S. (1965) Echoes of the Jazz Age. In *The Crack-Up with other Pieces and Stories*. Penguin Books Ltd., England. p.12.
- [4] James, A. Henretta, W. (1987) *America's History since 1863*. The Dorsey Press, Chicago. p. 708.
- [5] Cowley, Malcolm. (1966) *Ambulance Service*. In *Fitzgerald and the Jazz Age*. Scribners, New York. p.27.
- [6] Lewis, Mumford. (1998) "The City", *Matthew Arnold, Civ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rcourt Brace, New York. p.9.
- [7] Fitzgerald, F. S. (2019) *The Great Gatsby*, Translated by Wu, N.K. China Aerospac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8] Liu, X.S. Yang, M.S. (2002)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98-1929)*.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p.297.
- [9] McCathy, George E. (2011) *Marx and the Ancient*, Translated by Wang, W.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Shanghai. p.207.
- [10] Lewis, Frederick. (2017) *Only Yesterday: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1920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Beijing.
- [11] Soja, Edward W. (2005)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Translated by Lu, Y.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p.13.
- [12] Yu, J.H. (2015) *Prohibition and the Great Gatsby*. *Foreign Literature*, 2015(6):35-42.
- [13] Zhang, J. (2016) *A Study of Michel Foucault's Idea of "Heterotopia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p.129.
- [14] Kring, Ann M. Johnson, Sheri L. (2016) *Abnormal Psychology*, Translated by Wang, J.P. China Light Industry Press, Beijing. p.248.
- [15] Mizener, Arthur. (1961) *The Far Side of Paradise: A Biography of F.Scot. Fitzgerald*. Houghton Mifflin, Boston. p.8.
- [16] Meyers, Jeffrey. (1994) *F. Scott Fitzgerald: A Biography*.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pp.29-71.
- [17] Cowley, Malcolm. (1951) *The Stories of Fitzgerald: A Selection of 28 Stories*. Scribners, New York. p.XV.
- [18] Fitzgerald, F. S. (1957) *Afternoon of an Author: A Selection of Uncollected Stories and Essays*. Scribners, New York. p. 89.
- [19] Cowley, Malcolm. (1985) "Fitzgerald: The Romance of Money". In *Modern Critical Views: F. Scott Fitzgerald*.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New York.

[20] Turnbull, Andrew. (1963) *The Letter of F. Scott Fitzgerald*. Scribners, New York. p.173.

[21] Aldridge, John W. (1951) *After the Lost Generation: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Writers of Two Wars*. The Noonday Press, New York.

[22] Fryer, Sarah Beebe.(1984) "Beneath the Mask: The Plight of Daisy Buchanan" In *Critical Essays on F. Scott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sby"*. G.K. Hall & Company., Boston.

[23] Jackson, R. Bryer. (1978) *F. Scott Fitzgerald: The Critical Reception*. Burt Franklin & Company, New York. p.48.

[24] Pizer, Donald. (1972) *American Thought and Writing: The 1890s*. The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New York. p.416.

[25] Weber, Max. (2007)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Kang, L. Jian, M.H..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uilin. p.187.

[26] Gadamer, Hans-Georg. (2004)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p.110.

[27] Fitzgerald, F. Scott.(1996) "Echoes of the Jazz Age". *The Jazz Age*. Introduction by E.L.Doctorow.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 New York. p.4.

[28] Fitzgerald, F. Scott.(2013) *This Side of Paradise*, Translated by Yao, N.Q.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p.321.

[29] Lehan, Richard. (2009) *The City in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Wu, Z.F.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30] Turnbull, Andrew.(1968) *The letters of F. S. Fitzgerald*. Penguin, Harmondsworth. p.310.

[31] Fitzgerald, F.Scott.(1956) *The Crack-Up*. New Directions, New York.p.304.